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  
部  
·  
苏  
轼  
诗  
文  
集

(五)

李 雯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书蒲永升画后·····	员
书吴道子画后·····	猿
书《东皋子传》后·····	缘
书黄子思诗集后·····	苑
书柳子厚《牛赋》后·····	怨
书若逵所书经后·····	员
书摇事·····	圆
书刘庭式事·····	圆
苏轼文集卷九十四·····	缘
赞·····	缘
韩偓画马赞·····	缘
苏轼文集卷九十六·····	苑
铭·····	苑
徐州莲花漏铭并叙·····	苑
六一泉铭并序·····	怨
苏轼文集卷九十七·····	圆
铭·····	圆
桃榔庵铭并叙·····	圆
三槐堂铭并叙·····	圆
雪浪斋铭并引·····	愿
苏轼文集卷九十八·····	愿
颂·····	愿

东坡羹颂并引 .....	園
桂酒颂 .....	猿
油水颂 .....	獮
答孔子君颂 .....	猿
醉僧图颂 .....	猿
苏轼文集卷九十九 .....	猿
祝摇文 .....	猿
祭常山祝文(选三首) .....	猿
(一) .....	猿
(二) .....	猿
(三) .....	源
祭风伯雨师祝文 .....	源
苏轼文集卷一百 .....	猿
杂摇文 .....	猿
日摇喻 .....	猿
怪石供 .....	源
后怪石供 .....	源
论摇文 .....	缘
天华宫 .....	缘
苏轼文集卷一百一 .....	缘
志摇林 .....	缘
记摇游 .....	缘
记承天寺夜游 .....	缘
游沙湖 .....	猿
记游松江 .....	猿
游白水书付过 .....	猿

记游庐山 .....	缘远
记游松风亭 .....	缘纒
儋耳夜书 .....	缘纒
送摇别 .....	远园
别文甫子辩 .....	远员
苏轼文集卷一百三 .....	远猿
志摇林 .....	远猿
技摇术 .....	远猿
与欧阳公语 .....	远猿
四摇民 .....	缘缘
梁贾说 .....	缘缘
梁工说 .....	远愿
女摇妾 .....	苑园
贾氏五不可 .....	苑园
贾婆婆荐昌朝 .....	苑园
石崇家婢 .....	苑猿
贼摇盗 .....	苑源
盗不劫幸秀才酒 .....	苑源
苏轼文集卷一百四 .....	苑缘
志摇林 .....	苑缘
井摇水 .....	苑缘
汴河斗门 .....	苑缘
卜摇居 .....	苑苑
太行卜居 .....	苑苑
范蜀公呼我卜邻 .....	苑愿
合江楼下戏 .....	苑愿

名西阁 .....	愿
亭摇堂 .....	愿
临皋闲题 .....	愿
名容安亭 .....	愿
陈氏草堂 .....	愿
雪堂问潘老 .....	愿
苏轼文集卷一百五 .....	愿
志摇林 .....	愿
论摇古 .....	愿
论范增 .....	愿
游士失职之祸 .....	缘
苏轼文集卷一百六 .....	怨
外制制敕 .....	怨
王安石赠太傅 .....	怨

## 书蒲永升画后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笔法中绝五十余年。

近岁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永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永升今老矣，画亦难得，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画水，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可谓死水，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

### 【译文】

古往今来的画家画水时总把水画成平静广远的细波纹，画得好的也只不过是画出波头的起伏，让人用手摸画时，觉得波头高低起伏，就认为此画好得不能再好，但这种画的品格，只不过与用木刻版印刷水印木刻的图画在很细微的地方有些工拙的差别罢了。

唐朝广明年间处士孙位开始在画水上创出新意：他画奔

腾的急流和滔滔巨浪以及随山石的曲折或，随着山石形状的不同而赋于水以不同的形态，穷尽了水的种种变化，被人称为神奇超俗。孙位之后，蜀地人黄筌和孙知微都继承了他画水的方法。起初，孙知微要在大慈寺寿宁院墙上画四面墙的画，琢磨、构思了一年，始终不肯动笔。一天，孙知微匆匆忙忙奔入寺院里，急急慌慌地要了笔，挥笔时衣袖摆动如有风吹，只一会儿就画好了，他画的水势直泻而下，奔腾涌起之状，简直汹涌澎湃要冲毁庙宇！孙知微死后，他的这种画水之法断绝了五十多年

近年来成都人蒲永升，酷嗜饮酒而放浪，他的性情与作画极为融俟。自从他开始画流动之水，得到二孙的画意，即便是黄居采兄弟和李怀衮之流都比不上他。有钱有势的王公富人有的仗势要挟他作画，永升总是嘻嘻哈哈笑笑，不肯替他们画。等到他想画的时候，则不论其人的高贵或下贱，一会儿便画成。永升曾经为我临摹寿宁院壁画中的水，画了二十四幅，每年夏天我把它们挂到高大的房屋中洁白的墙壁上时，就觉得凉风袭人，汗毛、头发都要竖起来了。蒲永升现在已老了，他的画也很难得到，且世上真正能识得其画之妙的人也少。像从前董羽、近来常州戚氏画的水，世上的人都把它当作宝贝，争相传阅。而董羽、戚氏之辈画的水，真可以说是死水，不能与永升的画相提并论。

元丰三年（~~元丰~~）十二月十八日夜，戏写于黄州临皋亭西斋。

## 书吴道子画后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余于他画，或不能必其主名，至于道子，望而知其真伪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盖一二见而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 【译文】

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有才能的人著书立说，这不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君子们的学问，各种工匠的技巧，从夏商周三代经历两汉到唐代就都已经具备了。所以，作诗的顶峰到了杜甫，文章的顶峰到了韩愈，书法的顶峰到了颜真卿，绘画的顶峰到了吴道子，古今历代的变化，天下各种最高超的技能就都全了。

吴道子画人物画，就像用灯光照着取影子，正过来倒过去，从旁边看从侧面瞧，用笔横着斜着或是平直，各个部位有增有减，取得本来面目，差不了毫厘，追求创新又符合一定规矩，表现玄妙而又在豪放之外，这就是一种“游刃有余”的境地，就像《庄子·徐无鬼》中讲的匠石挥动斧子带着风声砍下去，却准确无误，这大概是古往今来第一的画家了。我看其他人的画，或许不能说出画家的名字，至于吴

道子的画，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如今世上很少有他的真迹，譬如史全叔所珍藏的即是真迹，只是平生就看过一二次而已。

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

## 书《东皋子传》后

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吾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余前，则余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余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余，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余盖友其人于千载，则庶几焉。

### 【译文】

我每天喝酒，不超过五合（半升），天下不能饮酒的人中，没有在我之下的。然而，喜欢看别人饮酒，看见客人举杯开怀畅饮，我的心中为他们感到痛快淋漓，坦荡豁达，酣畅惬意的滋味，甚至超过客人。我闲居在家没有一天没客人，而每次客人来了没有一次不置酒，天下所有喜好饮酒的

人，也没有在我之上的了。经常对人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身体没病而心中没有忧愁，我就是没有这两种烦恼的人。但是，常因这两种烦恼困扰的人接踵来到我的面前，我怎能也让他们享尽人生的快乐呢？所以，他们来了我经常准备良药，凡是遇到有求的人就送给他们，而这其中尤其喜欢酿酒让客人来饮。有人问我：“你没病却储存好多的药，不善喝酒却酿造好多的酒，辛劳自己而为别人，你为的什么？”我笑着说：“得病的人如果得到了药，我就为他们感到身体轻松；饮酒的人酣饮在酒中，我就为他们感到酣畅而舒服，这大概就是专门为自己满足的。”

东皋子为官在门下省任职，以待皇帝召唤，每天给他酒三升，他的弟弟东静问他：“每天等待皇帝诏谕你快乐吗？”东皋子回答说：“等待诏谕有什么快乐，不过每天三升美酒，是非常令人留恋的。”现在，在岭南地区没有实行禁酒法令，我就可以自己酿酒，每月用米大概五斗，酿出酒六斗。而加上南雄、广州、惠州、循州、梅州五个州的知州陆续送给我的酒，粗略计算大概已经超过了东皋子。但是东皋子自称是“五斗先生”，实际每天只给三升，应付自己喝都不够，哪能够顾及到给客人饮用呢？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至少要有两升半的酒喝到了在野人士和道士的肚子里。

东皋子跟隐士仲长子光一起周游各地，喜欢修身养性服食仙丹，能够预测自己死的日期并自己预先写好墓志，我与他属于千载相知的朋友，大概也算差不多。

## 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更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 【译文】

我曾经谈论过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笔画描摩，萧疏散缓，简拙清远，它们的妙处在法作品之外。到了唐朝的颜真卿、柳公权，开始集古今用笔之法的大成而把前人的优长全部发挥出来，极尽书法的变化，天下之人一致把他们奉为典范。而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就越来越不流行了。

论到诗歌创作，也是这样。苏武、李陵之诗的浑然天

成，曹植、刘桢之诗的自出新意，陶渊明、谢灵运之诗的超逸淡远，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极致了。而李太白、杜子美却凭着他们卓越杰出、冠绝当世的才能跨越百代，古今诗人与他们一比黯然失色。但是，从魏、晋以来高逸的风致、绝尘的风格也稍稍有些衰微了。李白、杜甫之后，诗人们继续创作的作品中，虽偶然有些意韵高远之作，但他们的才能却不能把意思表达出来。只有韦应物、柳宗元两位诗人能用简拙、古朴的诗句表现出他们细微、浓郁的感情，把深沉的韵味含于平淡的诗句中，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唐朝末年的司空图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混乱岁月里。但他的诗文风格高远雅致，还有太平时代的遗风。他论诗说：“梅子只有酸味，盐只有咸味，但饮食中不能没有盐、梅，而它的美味常常超出咸酸之外。”他列出自己的二十四首表现他关于诗如何妙在文字之外的心得的诗，只恨同时代人不能识得其诗的妙处，我再三读他的诗，很为他感到悲哀。

闽地人黄子思，在庆历，皇祐年间是一位被称作会作文的人。我曾经听过前辈朗诵他的诗，每逢佳句妙语，反复再三地诵吟，才识得其中的意思。司空表圣（图）说的话真对：美味在咸、酸之外，足可以一唱三叹。我既然与他的儿子几道、他的孙子师在宦游处交往，得以有机会看到他家藏的诗集。子思能依其高尚的理想行事，做官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才能，已详细地写在墓志铭上了，我就不再赘言了，只是像这样谈论一下他的诗歌。

## 书柳子厚《牛赋》后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

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

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贇，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记。

### 【译文】

五岭以南的岭外民俗非常喜欢杀牛，而这种民俗以海南最为突出。有一位客人从广东西南部的高州、化州用船载着牛渡海，一百头牛乘一只船，遇到刮风行船不顺，船上的牛因饥渴而相互拥挤死去很多。所以，每次登船，牛都要流着眼泪发出哀叫。这些牛运到了海南，往往是用于耕田和被屠宰的各占一半。

这里的民风是，患了病不喝药，却杀牛用以祈祷，殷富之家多的一次杀牛十多头。病人死了的就不用说了，侥幸不死的，人们就认为救命的功德在于巫士和巫婆。把这些巫士、巫婆视为医生，用杀牛作为药。其中偶尔也有吃药的，巫士们却说：“如果你吃药，神就会发怒，你的病就不能再

治愈了。”病人的亲戚们为了抵制吃药，都会禁止医生进入家门，直到人和牛都死了为止。

这个地区生产沉香，这种珍贵的沉香必须用牛从黎族人那里交换。黎族人得到了牛，都是用来祭祀神鬼，没有一头可以逃脱这种死亡命运。中原的人们用沉香去供奉佛像，点着了燎烟乞求福运。这都是在烧牛肉啊，有什么福气可得呢？哎！我不能挽救这些牛，所以在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所做的《牛赋》后面书写这篇文章，以留给琼州僧人道贇，为的是让他去教育那里的乡民中有知识的人，或许可以使那里的杀牛活动稍微减少一些！

元符三年，岁在庚辰，三月十五日记。

## 书若逵所书经后

怀楚比丘，示我若逵所书二经。经为几品，品为几偈，偈为几句，句为几字，字为几画，其数无量。而此字画，平等若一，无有高下、轻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画之中，已现二相，而况多画！如海上沙，是谁磋磨，自然匀平，无有粗细？如空中雨，是谁挥洒，自然萧散，无有疏密？咨尔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门，于刹那顷，转八十藏，无有忘失，一名一偈。东坡居士说是法已，复还其经。元祐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译文】

怀楚大和尚，把若逵所书写的两本经文拿给我看。这些经文是一个纲目，内容是几段佛经中的唱词，唱词有几句，每句有几个字，字中还有画，超凡脱俗，无法计算它的数量。而这种字画，浑然一体，水平非常相当，一点也分不出高低、轻重和大小。要说为什么能够这样整齐如一？是因为忘记自己的缘故。如果不能达到忘记自己的境界，一幅画之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何况这么多幅画呢！就像海上的沙子，是谁去用手蹉磨，而它却平展均匀，分不出颗粒的粗细。又好像天空中的雨点，是谁在空中挥洒，它却自然而又潇洒地飘散，没有疏密？就像你怀楚和若逵，如果能够思想专一，全部专注佛教道法，在刹那之间，转念于佛教的八十部经典之中，没有一点忘记的，一句一唱。东坡居士说完了这种佛法，就将这部佛经还给他。

元祐七年（~~元祐~~）四月二十五日。

## 书摇事

### 书刘庭式事

予昔为密州，殿中丞刘庭式为通判。庭式，齐人也。而子由为齐州掌书记，得其乡间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礼，学究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盲女死于密，庭式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

予偶问之：“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何生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无目亦吾妻也。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贵人也。”或笑予言之过，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亲友皆告绝，而叔子独安其室，恩礼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贵也，其后卒为晋元臣。今庭式亦庶几焉。若不贵，必且得道。”时坐客皆恍然不信也。

昨日有人自庐山来，云，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阪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已数年矣，此岂无得而然哉！闻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杲卿与庭式善，盖昔尝闻余言者。

庭式，字得之，今为朝请郎。杲卿，字明叔，乡贡进